

莫靈平

# 木石前盟： 林黛玉身世之謎

## 一 真事隱

「紅樓夢」是世界文化的一塊瑰寶。曹雪芹的文字，用針綿密，橫看成嶺側成峰。在故事情節上，曹雪芹心事重重、欲語還休。十年心血寫出的錦繡文章——「紅樓夢」，仍成爲一絕大謎團。

「紅樓夢」的第一回中說：「作者自云：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，故將真事隱去，而借通靈之說，撰此『石頭記』一書也」（見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，庚辰本」，以下簡稱「脂本」）。此種開宗明義的提出「將真事隱

去」，是明示讀者，有一個重大情節，祇能用曲筆寫，而真事的線索都隱伏在全書裏。破解這個謎團，參悟出真事，才能體會出曹雪芹的苦心孤詣，以及欣賞書中的艷情哀史。

「紅樓夢」的經緯是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戀史。賈寶玉肯定是曹雪芹的化身。研究曹雪芹的身世已獨立發展成「曹學」。然而，在「曹學」中，絕無與「紅學」的林黛玉相配的少女出現。

因此，研究林黛玉的身世應從「紅學」着手。細看「脂本」，則令人疑惑不解；林黛玉的身世的破綻太多了。如是別人的文字，不過歸之於白玉之瑕就完了。然

而「紅樓夢」是非同小可的小說，構造嚴謹，一絲不亂。例如，俞平伯可以替「怡紅夜宴」排坐次，周汝昌可以為寶玉寫年譜。從表面上來看，林黛玉的身世顯赫，儼然是貴族少女。我們且看第二回介紹黛玉之父林如海：

這林如海姓林名海，表字如海。乃是前科的探花，今已陞至藍臺寺大夫。本貫姑蘇人士，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，到任方一月有餘。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。今到如海業經五世。起初時，祇封襲三世。因當今隆恩盛德，遠邁前代，額外加恩，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。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。雖係鍾鼎之家，卻亦是書香之族。

且不說「蘇州的巡鹽御史」的奇怪官銜，「脂本」中，處處指明黛玉是一個孤苦無依、身無分文的少女。富豪之家的獨生女，黛玉竟然沒有得到一文遺產，奇怪不奇怪？例如，黛玉送人的生日禮物從來都是薄薄的「兩色針線」。又如「脂本」第四十五回，寶釵勸黛玉吃燕窩粥補養病體。黛玉不敢多事，自述其無依無靠，投奔他人的身份（「脂本」一〇四二頁）：

寶釵道：「這樣說，我也是和你一樣。」  
黛玉道：「你如何比我？你又有母親，又有哥哥。這裏又有買賣土地，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。你不過是親戚的情分，白住了這裏。一應大小的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，要走就走了。我是一無所有。吃穿用度，一草一紙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。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。」

此種明筆與暗筆相對——表面上的富豪小姐與實際上的窮姑娘相對——是曹雪芹的有意識的筆法。所謂（「脂本」十五頁）：

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

## 二 瞞過了脂硯

林黛玉實無其人，也可以從「脂批」中看出端倪。「脂本」有一條無人能懂的重要批語——第四十二回的回前總批：

（寶）釵（黛）玉名雖二個，人卻一身，此幻筆也。今書至三十八回時，已過三分之一有餘，故寫是回，使二人合為一。請看黛玉逝後，寶釵之文

字，便知余言不謬矣。

細看第四十二回，不過是寶釵捉住黛玉的失言，私下取得黛玉的信任，所謂「蘭言解疑癖」也。並無所謂「使二人合為一」。根據現存的「脂本」，寶釵與黛玉的身世、性格等等，都是截然獨立的。把這樣的兩個人調合為一，真是匪夷所思。因此歷來的紅學家們，多半把這一條脂批棄置不顧。

然而，這段「回前總批」也不能等閒視之。因為，公認的，「脂硯與雪芹同時人，目擊種種事，故批語不從臆度」。甚至於，我們可以確定，脂硯竟是「紅樓夢」的夢中人；第二十二回敘述寶釵過生日的場面，有脂硯的一條重要眉批（四八七頁）；

鳳姐點戲，脂硯執筆事，今知者聊聊矣，不悲夫？

脂硯既然熟知鳳姐之類的大觀園的人物，如何能寫下「釵玉合一」的回前總批呢？這是令人深思的問題！顯然的，脂硯搜尋不出黛玉的藝術原型，祇好勉強把釵玉二人捏合為一了。

其實，「脂本」中已伏下許多線索點明黛玉的正身。

不過「脂硯」的思想境界不高，受了傳統的門當戶對的「金玉良姻」的局限，參悟不透打破階級、門閥的「木石前盟」，因此也萬萬想不到黛玉的藝術原型。

寶玉與黛玉之間的戀愛隱秘已極，這有其超越時代的苦衷。我們且探明黛玉的正身。

### 三 草胎木質

如前所述，黛玉實是一窮姑娘。不僅黛玉一無所有，而且身份也很奇特。表面上，黛玉是賈府最高人物——賈母——心愛的外孫女，然而暗筆中處處點明，黛玉是平兒、香菱之流的身份。例如，在第四十四回「喜出望外平兒理粧」中，出現下面的文字（「脂本」一〇一七頁）：

（寶玉）竟得在平兒前，稍盡片心，亦今生中，意中不想之樂也。因歪在床上，心中怡然自得。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，並不知作養脂粉。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姊妹，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。賈璉之俗，鳳姐之威，他竟能週全妥貼，今兒還遭茶毒。感想此人薄命比黛玉猶甚。想到此間，便又傷感起來。不覺淒然淚下。

其實，「脂本」中已伏下許多線索點明黛玉的正身。

1983年8月

平兒薄命是「屋裏人」的身份。如何與黛玉相比？著名的芙蓉誅坦露出黛玉的身世。「脂本」第七十九回，晴雯被王夫人逼死後，一個伶俐的小丫頭哄騙寶玉說：「他（晴雯）就告訴我說，他就是專管這芙蓉花的花神」。於是寶玉作了「芙蓉誅」祭奠晴雯。祭畢，黛玉出現與寶玉討論「芙蓉誅」中的一句「紅綃帳裏公子多情，黃土壟中女兒薄命」。兩個人改來改去，越描越黑，漸漸變成祭黛玉之文了（「脂本」一九六七頁）。

黛玉聽了，移神變色。心中雖有無限的狐疑亂擬，外面卻不肯露出。

曹雪芹明示讀者，為晴雯而作的「芙蓉誅」，祇要易動幾個字，就可以改誅黛玉了。細讀「芙蓉誅」，則十分難解；既不能誅晴雯，也不能誅黛玉。例如，「其先之鄉藉姓氏，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。」各本上都提到晴雯有個姑舅哥哥，怎麼會姓氏不可考呢？又如文中有：「箝諛奴之口，討豈從寬。剖悍婦之心，忿猶未釋。」如以悍婦形容襲人，實在不貼切。書中祇有兩個悍婦，一是鳳姐，一是夏金桂。够得上「其先之鄉藉姓氏，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」，祇有四歲時被拐走的香菱。其實從「芙蓉誅」中刪去專指晴雯的兩句，就是一篇誅香菱的

文章。芙蓉（按：荷花）也者，即暗示「根並荷花一莖香」的香菱。曹雪芹明示着「芙蓉誅」可以誅黛玉，暗中扣住了香菱的身世，其用心就是點明黛玉與香菱是同一人。

如果黛玉真是草胎木質的女奴身份，那許多「紅樓夢」裏的難點都一時盡解了。我們應該進一步分析黛玉與香菱的異同之處。

#### 四 瀟湘妃子

從表面文章上看，林黛玉處處高過寶釵。論身份，黛玉是賈母的外孫女，又出於官宦書香門第。寶釵是王夫人姐妹的女兒，出於商家。論詩才，書中大量出現黛玉的詩歌，寶釵不能比擬。論容貌，黛玉風流靈巧。然而，在任何關鍵場合，黛玉總是不如寶釵。例如，賈妃賜物，僅祇寶釵與寶玉是頭等的，黛玉低了一等。就是詩社酬唱，第一社也要由寶釵掄元。就以詩號來說，寶釵號蘅蕪君，穩穩的佔了正位，黛玉號瀟湘妃子，委屈的居了偏旁。黛玉是未嫁早亡的冰晶玉潔的處子，什麼神話中仙女的名號不能用，偏偏用上二女共事一夫的娥皇、女英呢？而且為何特別強調妃子呢？此無他，即黛玉的真身是一個女奴身份的「屋裏人」。

表面上，黛玉是一個唐突輕薄不得的貴女。然而，在「脂本」中，黛玉被戲弄了兩次，每次都與薛蟠有關。「脂本」第二十五回，「姊弟逢五鬼」，眾人正忙亂中：

獨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去；又恐薛姨媽被人擠倒，又恐薛寶釵被人瞧見，又恐香菱被人燥皮。知道賈珍等人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，因此忙的不堪，忽一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，已酥倒在那裏。

又有第五十七回，「慈姨媽愛語慰癡癩」，黛玉要認薛姨媽爲乾娘，寶釵轉着彎子戲弄黛玉；

寶釵笑道：「非也，我哥哥已經相準了，祇等來家就下定了，也不必提出人來。我方纔說，你認不得娘，你細想去。」

自然寶釵的意思是薛蟠就要定下黛玉。薛蟠與黛玉是兩個相反的人。黛玉多才多藝，薛蟠粗魯無文。黛玉空靈，薛蟠濫淫。黛玉心思細緻，薛蟠是個呆子。如果黛玉的真身與薛呆子無關，如此文字豈非輕薄貴女？

「紅樓夢」中的人物，被曹雪芹貶的一無是處，就是薛蟠與夏金桂兩人。按說薛蟠是寶玉的內兄，貪色好淫也如一般紈袴子弟，並無特殊大惡，曹雪芹的文筆對薛蟠及夏金桂兩人，撻伐不遺餘力，豈非替「芙蓉誅」中「箝詭奴之口，討豈從寬。剖悍婦之心，忿猶未釋。」作註解？

## 五 絳珠仙草

從書中第一回開始，黛玉與香菱的事跡，始終扭纏在一起。最初出場的人物是姑蘇人士甄士隱（真事隱）（「脂本」十頁）：

（甄士隱）祇有一女，乳名喚作英菊（「甲戌本」本作英蓮），年方三歲，一日炎夏永晝，士隱於書房閒坐，至手倦拋書，伏几少憩，不覺朦朧睡去。

於是夢見一僧一道，談及三生石畔的絳珠仙草與神瑛侍者的一段情緣。士隱見到了「通靈寶玉」卽神瑛侍者，醒來時：

1983年8月

定睛一看，祇見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。所夢之事便忘了大半，又見奶母抱了英菊走來。

夢中見寶玉，醒來見英菊。接着（「脂本」十三

頁）：

祇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。那僧則癩頭跌腳，那道則跛足蓬頭。瘋瘋癩癩，揮霍談笑而至。及到他門前，看見士隱抱着英菊。那僧便大哭起來，又向士隱道：「施主，你把這有命無運，累及爹娘之物，抱在懷內作甚？」士隱聽了，知是瘋話，也不去睬他。那僧還說：「捨我罷，捨我罷。」

黛玉也是姑蘇人，事跡與香菱一模一樣（「脂本」第三回，五五頁）：

（黛玉說）「那一年，我三歲時，聽得說，來了一個癩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。」

黛玉與香菱的出身背景何相似乃爾！循此思路上升，大觀園中的另一角色——妙玉，實為一重要的人物。當另為一文評述之。

此種出身背景雷同的地方，很容易為人所輕忽。然而，請注意，「紅樓夢」是一件精心雕琢的藝術品，其中的一屋一廊都絕不相同。此種重複運用同一故事背景，實有深意焉。

「紅樓夢」用香菱的出身開場，可見香菱的重要性。香菱與黛玉二人先後投靠賈府，也如形影相隨。香菱的絕對重要的地位，也可以從她的姓名看出。「紅樓夢」的特異命名法，是用姓名定終身的。香菱是大觀園中唯一姓甄（真）的，而且名字換來換去，卻始終帶着草木氣息，適暗示「絳珠仙草」的真身。我們試看大觀園中夫人、小姐、丫頭的名字，還有沒有別人沾染上一點草木氣息？

按照慣例，丫頭們多半取春蘭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之類「草胎木質」的名字。可是大觀園中丫頭們的名字幾乎全與草木無關。例如怡紅院中有襲人（據今本，原名蕊珠。據「脂本」，原名珍珠），麝月、茜雪、晴雯、秋紋，四兒（原名蕙香，寶玉改為四兒），綺霞，媚人（今本無），碧痕，小紅，墜兒，良兒，春燕及佳蕙。其中僅司打掃的佳蕙沾染了一點草木氣息。夫人及小姐中僅有悍婦夏金桂的名字與草木有關，連林黛玉也不過姓一個草木氣息的姓而已。這絕非偶然。

更進一步說，「紅樓夢」常提到「男子是土作的，

女兒是水作的」。土作的男子有「寶玉」，水作的女兒，豈非暗指水生的「香菱」？

曹雪芹明着說有甄、賈二寶玉，其實是贅筆，毫無道理的穿插一些不必要的情節，其目的就是暗示有真假絳珠仙草。曹雪芹明着用寶玉射那塊頑石，暗地裏用甄香菱扣住三生石畔的絳珠仙草，然後用筆點出林黛玉是假絳珠仙草，奇幻之至。

總上所述，林黛玉的藝術造型，是曹雪芹根據「真絳珠仙草」的靈秀才氣創造出來的，因此全用幻筆。寶玉與「真絳珠仙草」的戀愛，事極隱密，瞞過了脂硯（「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繫心上」的史湘雲？），又大違世俗人情；一個是賈府嫡系的貴公子，一個是「屋裏人」身份的女奴。曹雪芹只有大顯「瞞天過海」的神通，用寶玉黛玉戀愛的虛殼，實述一段「不顧身份」的純情。於是用盡曲筆與細筆。如此，固然合於讀者的世俗偏見，才能傳世。然而，曹雪芹又恐讀者惑於貴族公子與小姐的浪漫戀愛的故事，愚昧不明這件超越時代的真事，又伏下線索，點明絳珠仙草的真身。爲了保險起見，曹雪芹直接了當的聲明「將真事隱去」，逼着讀者去研究這回事，達到「然閨閣中，本自歷歷有人，萬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護己短，一併促其泯滅也」的著書目的。

## 六 木石前盟

我們明白了原委，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故事更加曲折，更加驚心動魄。用甄香菱或林黛玉不如用絳珠來談論這位女藝術家：絳珠四歲時被拐，十一、二歲時被賣到薛家，預定是薛蟠的「屋裏人」。薛家接着進京，依附賈府。絳珠從寶釵學詩，表現了驚人的才華。絳珠與寶玉相遇，以詩才互憐而互愛。然而兩人身份懸殊，絳珠不敢表露情懷，寶玉又不敢唐突佳人。兩小相試又相猜，無窮無盡的牽扯不斷，絳珠幽怨彈淚，化爲詩篇。兩位藝術家終於誠心相愛，然而也明白婚姻無望，有如水中月、鏡中花。於是兩人的愛情昇華爲純情與空靈。這是所謂「木石前盟」。

絳珠受了社會的迫害，養成了孤高與小心眼，心思靈巧，處處防備別人的暗算。絳珠雖然詩才第一，然而遇到寶釵不能不低頭服小。才高的藝術家通常睥睨一切。絳珠自然不甘心於自己的委屈地位，於是或明或暗的向寶釵挑戰，又處處防備寶釵知曉她與寶玉的戀情，形成了絳珠與寶釵間的複雜故事。

寶釵是心思縝密的淑女，關心的事是婚姻而非愛情。當她明白絳珠與寶玉的情意已定，而且又不及於「

亂」，她便對兩人曲意包容，贏得兩人的誠心感激。

在絳珠作薛蟠「屋裏人」之前，絳珠一再說要出家爲尼，遁入空門。寶玉也回說要出家當和尚。然而兩人遷延不決，絳珠終於作了「屋裏人」。薛蟠貪淫無度，又娶正妻夏金桂。夏金桂是個悍婦，將絳珠折磨而死。所謂（「脂本」一〇六頁）：

根並荷花一莖香，平生遭際實堪傷。  
自從兩地生孤木，致使香魂返故鄉。

自然，「兩地生孤木」是射「桂」字。

寶玉娶寶釵，成就了「金玉良姻」。然而寶玉心中忘不了絳珠，所謂（「脂本」一一四頁）：

（「終身誤」）都道是金玉良姻，俺祇念木石前盟。空對着山中高士晶莹雪，終不忘世外仙姑寂寞林。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。縱然是齊眉舉案，到底意難平。

不久寶釵也亡，賈府勢敗。寶玉流落人間，中年著書，敷演寶玉與絳珠的戀愛傳奇。正是：

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。  
都云作者癡，誰解其中味？

重閱定稿於醉月畔

台大數學館一九八二·六